

# 粟裕浙南鍛羽記

阮西震

四十多年以前，我和共魯粟裕在浙南打了幾次仗，幾乎將他擊斃，誰會想到他兩次掙脫死神的召喚，後來居然成了共產黨的重要軍事頭目之一呢？雖然事隔四十多年，當年作戰情形，記憶猶新。

## 先陷宣平進窺縉雲

民國二十三、四年間，浙江省保安處長俞濟時將軍奉命任五十八師師長，把所有保安團的精銳都編入該師，開往華中去剿匪，浙江省地方自衛武力自然削弱了許多。繼任處長宣鐵吾將軍正忙着點驗各縣的自衛隊，加緊補充訓練。這一段時間，地方自衛武力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況，共產黨乘隙而入，分成好幾股，先後侵入浙南各地。各縣的土共起而響應，為虎作倀，弄得這個地區的老百姓愁雲慘霧，惶惶不可終日。

到了二十五年春天，中央派來兩師國軍進行清剿，可是敵暗我明，有如大象搏鼠，毫無功效。而且因為別處軍事告急，很快就調走了，形成了兵來匪去、兵去匪來的局面。老百姓遭受的痛苦，真是不堪言狀。

這幾股擾亂浙南的共產黨，以粟裕和劉英為

首的兩股最為强悍。他們各有人槍三、四百，行動飄忽，時整時零，很難捉摸。進剿的部隊完全處於被動，簡直無法應付。天災人禍，接踵而來。這一年五月，金華、處州（麗水）兩省屬二十多縣遭受水災，陸地交通時斷時續。粟裕很大膽地佔據了宣平縣城，這是浙江全省縣城陷落的第一次，風聲鶴唳，全省人心震動。

距離宣平很近的縉雲縣長葉文是個文弱書生，驚嚇得一天一個電報向省政府辭職。葉文高考及格，可是在動亂時代，最無用處。我那時任保安處的參謀，省政府緊急會議決議派我為縉雲縣長，去接替葉文。代理省府主席的民政廳長徐青甫先生召見我，祇說了幾句話。他說：「今天是二十七日，希望你本月底趕到縉雲，安撫人心。你去和宣鐵吾處長商量，帶支隊伍去。你是知道的，如果縉雲再陷匪手，金華各縣就不得了。」

南昌委員長行營曾通令各省：「剿匪區內，各縣長有調遣指揮駐在該縣境內團以下部隊之權。」不過在浙江從來沒有實行過。這一次宣鐵吾處長答應我，即調衢州保安第三團一個營往縉雲，歸我指揮，在浙江還是第一次呢。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，我帶了保安處的二十名偵緝隊

員，都是雙手打槍的好手，還有幾位行政幹部，三十多人分乘公路局的兩輛大客車，向縉雲奔馳，半夜抵金華，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，趕到這座危如累卵的縉雲城。處州十縣幾無城垣，和一個大市鎮差不多，很難防守。

## 丘八縣長大顯神通

總算老天幫忙，接連好幾天，雨下個不停，縉雲一帶山洪暴發，交通阻滯，使那粟裕困在宣平，無法活動。不過縉雲公路車站附近電線桿上，已經發現共產黨張貼的好幾張標語，說馬上就要來「解放」縉雲了。

我們一下車，就被幾十位士紳們擁到縣政府接印。那位老同盟會、做過國會議員的趙明止（舒）先生首先問我怎樣來解救當前的危機，接着其餘的士紳也紛紛發言，敘述民間惶恐不安情況，真像熱鍋上的螞蟻，無處投奔。聽他們訴說完畢，我鄭重的說：「省府已派保安三團接綏，不日就可開到。我自己是個軍人，在江西多年，對於剿匪的經驗，多少也懂得一點，保衛縉雲極有把握。希望大家轉告民衆，不要驚惶。」

送走了各位士紳，隨即寫了一幅「歡迎保安

第三團蒞縮剿匪」的紅布橫幅，叫人拿去，張掛在汽車站門首。剛吃午飯，天氣忽然放晴，同時接到麗水專員公署轉來衢州保三團高志嵩團長的無線電話，說金華衢州間的鐵路公路多處橋樑被水沖毀，接縮部隊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到達金華。遠水難救近火，當時我的心情焦急萬分，飯也嚥不下去了。為預防粟裕來犯，非有應變的準備不可，立即邀請縣紳樊仲明（樊藍甫軍長的胞弟），保二團留縮雲看守傷兵的副營長唐世傑（軍校六期同隊同學）、縮雲公路站長何國雄及由省同來的警佐沈忠毅（戴笠同學介紹，軍校三期同學）開會，商討對策。決定部署如後：

(一)在縮雲、永康段公路上設置疑兵，以縣自衛隊全部四十名擔任。晚餐後密往樊宅七十九師倉庫，換上國軍裝備和槍枝，天黑時分乘省公路兩輛客車，開到縮雲和永康交界的黃碧街，再折回縮雲樊宅後園。去的時候，人倒伏車內，沿途不發出聲響，好像是空車一樣。返回時，各人持槍倚窗坐立，大聲談話，汽車大開車燈，城按喇叭，讓人看到從永康開來隊伍。往返五次，然後集結於通往西鄉的要路警戒。

(二)由唐世傑副營長挑選病癒官兵十五名，保安處偵緝隊十名，攜帶向樊宅借來的機槍一挺，晚餐後，從小路往三石坑南面小高地埋伏。如發現敵人過河，立即以密集火力迎擊。敵若後退，不可追擊，以免損失。

(三)沈忠毅警佐即辦佈告，本晚七時起實施宵禁。並率領偵緝隊十名、警察四名担任近郊巡查。

(四)由何國雄站長電話通知麗水、永康兩總站

，從本日下午五時起，所有經過縮雲的車輛一律停駛，並與黃碧街站密取聯絡。

當晚在縣政府邀何站長及兩位司機便餐後，即檢視各部隊，分頭出發，並將部署經過電報省政府。

### 用空城計傳假情報

這一天夜裏九點鐘，巡查隊在西郊小飯舖裏逮捕了一名敵探，得到最可靠的情報。據這一名敵探供稱，他係龍泉縣土共的頭目，一路跟着粟裕。佔據宣平以後，派他來縮雲採取情報，並張貼標語。他帶着一名助手，因為縣城傳出保安第三團接縮雲的消息，就派他趕回宣平報告去了。

十二點剛過，電話鈴響個不停，原來是新建區公所工友打來的，他說：「朱區長教我詢問，保三團幾時可以開到新建？一共有多少？」

我對這個電話非常懷疑，一位區長居然會派工友打電話給縣長，真是豈有此理。忽然對方補充地說：「朱區長下午從縣裏回來，感冒了風寒，不能起床，所以要我代打電話。」

這一句補充的話，更露了馬脚，因為朱區長並沒有來過縣政府。這個笨蛋這樣探探情報，我們的假情報，正好由他帶回去。我立刻告訴他：「保三團兩營人已經開到縣裏，就要去新建，祇準備茶水招待就得了，不必準備其他的。」隨即問他：「西鄉有沒有發現匪情？」電話突然斷了，再也搖不通。

早上三點鐘，南鄉的唐副營長報告：「一點半鐘約有敵先頭部隊尖兵一班，越過三石坑，以手電筒探路而來，我軍立即迎頭痛擊，斃敵三名

，傷數名，其後續部隊未過河，即由原路退回，我方無損失。」

天明，各部隊先後返縣，新建朱區長也來報告：「昨夜敵一小隊衝到區公所，見祇有年老區丁守夜，便脅迫他打電話，隨即將電話割斷，急向宣平方面退去。」

麗水專員公署電話告訴匪情：「昨晚粟裕所部分兩路進犯縮雲不逞，即退集張宅村，黎明越嶺退回閩邊，宣平即告收復。……」

這一次空城計，唱得不差，不但縮雲度過最危險的一夜，連宣平也收復了，實非初料所及。

### 洪坑粟裕死裏逃生

這一年中秋節過了不久，粟裕又帶了四百多個嘍囉，從麗水邊界向縮雲竄擾。那天早上我得到報告，粟裕已經到了距離三石坑祇有三十多里的地方。這個消息使我非常高興，因原駐溫州的保一團營長石鍾琪奉命帶步兵兩連，機槍一排，於中秋節下午來縮雲招募，我指定洪坑橋為他們的駐地。

縮雲縣分為三個區，西鄉新建為第一區，北鄉壺鎮為第二區，東南兩鄉合為洪坑橋為第三區。我接到報告的時候，正好石鍾琪營長來縣府接洽公事，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他，並且指着牆壁上懸掛的軍用地圖，命令他趕快回洪坑橋，率部在山隘口頭設伏，等粟裕接近隘口時，用重機槍構成密集火網，猛烈掃射，一舉全部予以消滅，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粟裕為浙江老百姓所造的罪惡太多了，把他打死，是造福地方，功德無量。石營長諸暨人，中央軍校分校畢業，年輕

氣壯，很高興地拍着胸脯，有把握完成這個任務。石鍾琪給我敬禮，離開縣府，飛奔洪坑橋。下午三點鐘，粟裕果然率部涉過三石坑的溪流，向洪坑橋前進。他這一次的情報沒有做好，不知洪坑橋有保一團的部隊，毫不猶豫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進入山隘口。石營長等粟裕走進他佈置的天羅地網，立刻發令迎擊。

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粉碎了週密的計劃，粟裕從鬼門關逃出去，沒有被打死。原來石營長的機關槍排上午擦槍，用油過多，臨時發生故障，在最緊要的關頭，偏偏機關槍嵌住子彈，無法掃射。祇憑步槍，威力太小。這一仗祇打死十二名共產黨，打傷了幾名，粟裕趕緊率部向原路奔竄。石鍾琪穩拿到的勝利，一旦成爲泡影，懊惱

到萬分。

### 粟裕二次死裏逃生

粟裕雖然在縉雲境內兩次吃了敗仗，但他對佔據大磐山區，成立浙東蘇維埃特區的野心，始終沒有放棄。臘月中旬，他從泰順北竄，經過景寧、青田、麗水各山區，沿着括蒼山脈，竄到縉雲東邊的崇山峻嶺地帶。這一帶地區，人跡稀少，雲深林密，甚至找不到路徑。粟裕爲避免行軍時遭受我軍截擊，並且便利夜間向火安眠，所以選擇了這條迂曲路線。臘月二十四日民俗送灶（北方是二十三日送灶），粟裕三百多人已經抵達下葉村。中午在附近各村找鷄豚打牙祭，揚言要進攻壺鎮。壺鎮是舊處州所屬三大鎮之一，下葉村北去壺鎮五十里，西北去蒼嶺四十里。假如吃過午飯由下葉動身，傍晚就到達壺鎮。

保三團第二營兩個連，手提機槍一個排，由營長王運堯率領，正駐壺鎮招募補充。還有縉雲、仙居兩縣冬防會哨的自衛隊一百多人也駐在壺鎮，武器兵力都比粟裕所部優越，我判斷他絕對不敢襲取壺鎮，而放棄他組織浙東蘇維埃的目標，顯然是故意散佈的謠言。

爲了粉碎粟裕竄入大磐山區的企圖，我電話分別指示駐壺鎮的各部隊長：

(一)王營以一部擔任壺鎮東面警戒外，主力應於日落前在蒼嶺腳設伏。粟裕如果上山，即集中火力俯擊，所有槍枝須事先細密檢查，免生故障。

(二)仙居縣自衛隊長閻覺率部於日落前

在月嶺設伏，粟裕所部到達，即迎頭俯射，阻止其繞道西竄。敵衆潰退，不必追擊。

(三)本縣自衛隊長陳獻壽率部於日落前在蒼嶺頭設伏，視實際情況，隨時支援王營及閻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一天晚上七點多鐘，粟裕趁着月黑風高率隊上蒼嶺。在嶺腳沒有遇到阻攔，以爲我軍中計，堅守壺鎮，便放胆前進，一部攀登月嶺。我縣自衛隊在嶺頭發現敵踪後，立刻以步槍齊放，彈如雨下，粟裕連忙抱頭回竄。登月嶺的一部，也遭閻隊踞高俯射，倉皇向原路奔逃。這兩處小小接觸，共產黨死亡人數不多，受傷的却不少，蒼嶺大路小徑灑滿了共產黨的血迹。

縉雲縣自衛隊和仙居縣自衛隊在蒼嶺頭和月嶺勝利的消息，很快傳到壺鎮。那位老大哥王營長聽到人家勝利了，連忙帶了一連人趕到蒼嶺腳，粟裕早已向下葉方面逃得無影無踪了。原來這位營長王運堯接到我的電話，並沒有遵時命令行動，好像我在同他開玩笑。王運堯黃埔第三期畢業，留俄，學過航空，從來沒有帶過兵，也沒有打過仗，轉職到保安三團不到三個月，既胆小，又剛愎自用，結果救了粟裕一命。

據說他認爲粟裕要佔據大磐，必先取壺鎮，搜括物資劫奪保安隊的武器彈藥，再上大磐，絕不會近寶山而不入的。又因爲壺鎮商民紛紛請求防衛壺鎮，不要分兵遠出，免生意外。他就這樣遲疑畏縮，貽誤戎機，不到半個月，這位王營長被撤了職，離開浙江，不知去向。

粟裕既不得志於浙江，兩次幾乎喪命，便逃往蘇北，抗戰時期和新四軍合流。殘部則併入劉英所部，流竄於浙、閩邊界平陽、福鼎一帶。後劉英在永嘉被捕正法，部衆作鳥獸散，不再成股了。



本文作者阮西震先生。